

钟情少女

世界名著·爱的故事



世界名著·爱的故事

钟 情 少 女

〔英〕卡德兰著·莫 凌译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郭召庆

封面设计：林子

出界名著·爱的故事

钟 情 少 女

〔英〕卡德兰 著 莫 凌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哈尔滨道里地段街175号）

重慶寶得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6印张

字数：12,500

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

ISBN7—207—00613—6/I·106

定价：3.85元

第一章 一八八〇年

“主人的三明治做好了，艾珈妮小姐，让我看看能不能找得着普罗斯把它带过去。”

“别担心了，普罗斯太太，”艾珈妮应着：“我带过去好了，你坐下来歇歇腿吧！”

“我也不介意告诉你这些，艾珈妮小姐，我的腿好象都不是自己的了，背几乎要裂成了两半呢！”

“坐下来吧！”艾珈妮要她坐着：“你也真是受够了！”

她知道普罗斯太太所言非虚，但除非她去告诉伯母，否则伯母怎么也不会了解其中滋味的。

她的伯父弗德瑞克·奥斯蒙将军和他的妻子在离开英国之前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，然而交给这么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来承办，艾珈妮觉得似乎太残忍了。

普罗斯夫妇本来是服侍将军的父亲，一直到他谢世为止，那时他们在汉普斯特的府邸中担任管家职务，如今两人年事已高，艾珈妮相信以这样的高龄，他们不会希望继续担任这项工作的。

但是，将军和他的妻子、两个双胞胎女儿及艾珈妮，在启

程赴香港之前，在汉普斯特的贝特斯登府邸还有两个月的逗留。

因此，又以低廉的工资雇用了一些仆人，他们没受过特别训练，就在前厅充任门房、侍仆的工作，由巴特里尔和普罗斯管理，而普罗斯太太却以几近八十的高龄主管厨房内的事务。

以前在印度雇用仆人时，由于他们所求甚少，所以在食物和工资上的支出也十分有限，然而现在是在英国，这方面的行情自然有很大差别，但奥斯蒙夫人却不加以改进。

将军驻扎在坎伯里的时候，情形还要好些，因为那时有军仆伺候，也有些军人太太对能赚些额外的钱颇为开心，愿意在将军府邸帮帮忙。

但在伦敦可大为不同了，因为奥斯蒙夫人付工资就象剥乳酪皮一样，他们就只能用些既年轻又没经验的女孩子了，普罗斯太太不知嘀咕了多少次，说她们简直是愈帮愈忙。

艾珈妮知道：在筹措宴会的时候，象列名单啦、送请帖啦，不可避免的都成了厨房经管的事务。

“普罗斯太太从没经办过这些事呢！爱蜜丽伯母，”她对奥斯蒙夫人提起：“厨房里新来的那个女仆真是笨手笨脚，至于那个女帮厨都该送到养老院去了。”

“还有两个女人每天会来帮忙做清洗工作的。”奥斯蒙夫人回答。

“不过厨房要准备的不仅是午宴的菜肴，还得准备晚上舞会中的宴席呢！”艾珈妮指出。

停顿了半晌，紧接着，艾珈妮又在奥斯蒙夫人的眼中看

到她所熟悉的不悦神色：“既然你那么担心普罗斯太太，相信你一定愿意帮她的忙了，艾珈妮。”

艾珈妮默然无语，一会儿才又小声地问道：

“你不希望我也……参加……舞会吗？爱蜜丽伯母？”

“我想你不需要在这种场合出现，”奥斯蒙夫人回答：

“我一直以为你伯父把你在这屋中的地位说得很清楚了，艾珈妮，而且在我们到了香港之后，这种情形也不会改变。”

艾珈妮虽然没有再说什么，内心却激动不已，她仍没想到：伯母居然会这么坦率的表示对她的憎厌，即使两年以来她已渐渐习惯了这种待遇，还是不免感到一种深沉的伤害。

然而，她强咽下了几乎已滑到嘴边的抗议，只不过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理由：在获知伯父接到调往香港的任命后，她就一直害怕他们不会带她一起赴任。

对东方，她有着一股深浓的怀念之情，那种感觉真是很难形容的。她一直渴望着能再去东方，感受那灿烂的阳光，倾听轻柔的乐曲，嗅一嗅空气中醉人的花香，还有香料、花粉和旱烟管的特殊气味……使她不致于象现在一般，只是在阴冷的英国不由自主地抖颤着。

香港，当然不会和印度完全一样，但那里是东方的苏伊士，在艾珈妮的心中就象一块阳光照耀的乐土，发射出万丈金光！

只不过是两年前发生的事，对她而言却似乎已超过了一个世纪，那时她被人从印度送回英国，父亲的死亡和紧接着发生的一些事带给她无比的痛苦，象一场恶梦般令她昏眩愕然。

和父亲相依的时光是何等快乐啊！从母亲去世后，她就一直照顾着父亲，在军团驻扎地，父亲分配的眷舍里，她就象个女主人一样。

军团调到西北的行省区时，艾珈妮觉得十分害怕，毕竟那意味着父亲要离开她好几个月的时间，到边界一带镇压土著暴乱。

只有边界平静的时候，她才能和父亲在一起，但这种情形并不常见，一旦乱事发生，妇孺就被遣送到较为安全的基地，在那里和一些为她父母服务多年的军仆在一起，倒也觉得十分安心。

那里当然还有其他军官的女眷，她们似乎认为她很孤单寂寞，经常向她表露出几分同情的样子。

灵巧的艾珈妮可从没这么说过，事实上那时她也从不会觉得孤寂。

她爱印度——爱那里的许许多多事物，生活中似乎充满了她要学习的东西，她为自己安排了许多课程，此外在父亲和她共居的家中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她呢！

在那里，当然她也遇到了父亲的兄长——弗德瑞克·奥斯蒙将军，两兄弟不但年龄相差很多，而且看上去大相迥异，在许多场合中，她发现伯父、伯母都表现得十分自大而且固执。

后来她更感觉到两兄弟的共同点少之又少，伯父的个性、人品一点也不象一向为她敬重的父亲。

迪瑞克·奥斯蒙总是十分愉快的，要不是职责在身令他操心的话，可说没什么让他忧虑的事了。他不但懂得自己享

受生命，也使他周围的每一个人同样去享受生命中美好的事物，但他的嗜好可说没一点儿是放荡邪恶的。

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，艾珈妮忆起他对一些遭遇不幸的家庭所表露的关怀，至今使她印象良深。

每当他从校场回来的时候，经常有好几个印度人在等着他，有割伤、撞伤的，有伤口溃烂生脓的、患有眼疾的，有时还有患病的婴儿在内。

他受过一些医药训练，但最可贵的还是他的同情、体贴，对病人的恐惧带着几分嘲弄的态度，为他们原先认为黯淡无光的未来点燃了新希望，这些都是别的医生望尘莫及的。

“他总是使一切事情显得很有情趣！”艾珈妮常常这么想。

在他们一家三口共聚的日子里，母亲好些次提议到：

“你爸爸有一个假期，”她对艾珈妮说：“我们可以在一起好好玩玩，来个野餐怎么样？”

然后，三个人策马轻驰，出外野餐；有时在潺潺的小溪边，有时在高山之巅，有时就在一些古洞里寻幽探险，由那些遗址中探寻古印度的历史渊源。

回顾童年种种，艾珈妮觉得那时几乎没有一天不是阳光耀眼，也没有一个夜晚入睡时唇边不挂着微笑的。

然而，有如晴天霹雳一般，灾祸突然降临了！

“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哦，上帝，你怎能让它发生呢？”在由印度遣返英国的船上，深夜茫茫，周围显得分外的凄寒，黑暗象是永远难以穿越般的吞噬了她，艾珈妮不由

得在心中呐喊。

即使到了现在，她似乎还难以相信一切并不是一场可怕的梦魇而已，两年来在伯父母家寄人篱下的生活更不是她的幻觉。

一切都是最真实不过的了——她的父亲已不在人世，伯父对待她就象对个印度最下等的流民一般！

她总是被轻视、冷落、屈辱，只因为伯父对他弟弟“不名誉”的死亡从没原谅过。

“爸爸是对的！他绝对没错！”艾珈妮对自己这么说。

有时候，伯父坐在餐桌边，看上去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，对她说话的口气使她觉得自己真象一只乞怜摇尾的狗，那时她多么渴望把心中的话尖叫出来。

她记起刚回到英国时，伯父在书房里和她谈话的情形。

回家的旅程中，不但在心灵上带给她无比的折磨痛苦，同时身体上也感到极端的不适。

那正是十一月，比斯开湾的暴风雨使船上多数的旅客都弄得七倒八歪，衰弱不堪。

但，艾珈妮所在意的还不是风的狂暴与船的颠簸，事实上她真是冷得受不了。

多年来她一直生活在印度，对当地炎热的气候颇能适应，也许所禀赋的一半俄国血统，使她不象一般纯英国血统的人一样，受不了平原上酷热而令人窒息的气候。

母亲是俄国人，却在印度出生，艾珈妮知道这又成了她被惩罚的另一项罪名。伯父不喜欢外国人，特别轻视混血儿。

无论如何，她继承了母亲那种黑发黑眼的美貌和纤柔的身材，然而，当她站在伯父面前的时候，却显得憔悴萎顿，容光黯淡，而且书房里面太冷，她的牙齿一直打着颤。

父亲的死使她悲痛万分，在船上一直没好好的吃过一顿，眼睛也哭得又红又肿，原本灿然生辉的一头黑发如今显得平平直直的毫无生气。

她那可怜兮兮的模样却丝毫未能软化伯父冷峻的眼光，由他生硬的语调，她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受欢迎。

“你我都知道，艾珈妮，”他说：“你父亲的无耻行为使我们整个家族蒙羞。”

“爸爸做的是对的！”艾珈妮喃喃自语。

“对？”伯父叫了起来，语声尖锐：“杀了他的长官还是对的？谋杀了别人还是对的？”

“你知道爸爸并不是存心要杀团长的！”艾珈妮说：“那只是一个意外！他只是不让几近疯狂的团长蹂躏一个女人罢了。”

“一个土女罢了！”伯父轻蔑地说：“她本来就该挨团长鞭打的。”

“她不是第一个被蹂躏的女人了，”艾珈妮反驳：“每个人都知道团长有虐待狂！”

她的声音变得十分激动，毕竟往事历历，令她心悸不已！

但是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伯父那严厉冷峻，如同花岗石般的面孔，她如何才能向他解释呢？

团长的房舍中传来一阵刺耳的尖叫，那尖叫声划破了原

本温柔美好的夜色，使它变得那么丑陋而狰狞。

那晚，迪瑞克·奥斯蒙站着听了好一会儿，接着只听那凄惨的叫声愈来愈急促，他不由得躁起脚来。

“真该死！”他骂了出来：“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！真让人受不了！那女孩不过是个孩子，就是那可怜裁缝匠的女儿啊！”

艾珈妮认识那个女孩，大概不过十三岁光景，父亲是个裁缝，就在眷舍的走廊工作，她常常在旁边帮着父亲裁剪缝纫，小小年纪已经很得乃父真传，练就了一身好手艺，做件长服不须二十四小时就可完成，有时候也做做衬衫，或替军官修补制服什么的。

艾珈妮经常和她聊天，一直觉得她十分漂亮，尤其那浓密的、长长的睫毛和那对温柔的眼睛最为迷人，

每当有男人走近的时候，她总是把头巾压低些遮住脸孔，但可想而知的，团长虽然经常喝得烂醉如泥，却绝不致于忽视了她的美色。

迪瑞克·奥斯蒙冲向团长的房舍。

尖叫声停止了，接着响起的是团长愤怒的咆哮，然后是一片可怕的沉寂。

以后发生的事情还是艾珈妮自己把它联接而成的。

他的父亲冲进去后，发现那女孩子半裸着，团长正挥鞭抽打着她，好象她不过是头动物而已。

那正是强奸的前奏！他知道他的长官一向借此激发淫欲。

“你这家伙跑来做什么？”看到迪瑞克·奥斯蒙出现的

时候，团长吼叫着。

“你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女人，先生！”

“你在向我下命令吗，奥斯蒙？”团长责问他。

“我只是告诉你，先生，你这种行为不但没有一点人性，并且是男人最要不得的勾当！”

团长注视着他。

“滚出我的房子，去做你自己的混帐事情！”他大叫着。

“这就是我的事情！”迪瑞克·奥斯蒙回答：“每一个正当的男人都该设法阻止这种暴行！”

团长突然狂笑起来，笑声是那么丑恶。

“你给我滚出去！”他下令：“不然就小心吃禁闭！”

他一只手握紧了鞭子，另一只手抓住那印度女孩松散的头发，把她拖了过来。

女孩的背上露出一大块青紫的鞭痕，而无情的鞭子再度落了下来，她又叫了起来，但却已声嘶力竭，更令人惨不忍闻。

然后，迪瑞克·奥斯蒙向团长挥拳。

打他的下颏儿，由于团长晚餐时酒喝得太多，步履不稳，就向后倒了下去，他的后脑撞上放在屋角的铁制半身塑像，被狠狠地敲了一记。

本来对一个年青男人来说，只要生活正常、心脏强健的话，这还不致于致命，但出乎意料之外，当军医被召来诊视时，却宣布团长已回天乏术。

艾珈妮还不大能确定以后又发生了些什么，只知道很快地，军医把弗瑞德克伯父请了来，那时伯父正在离军营不远的省长官邸中。

于是，弗德瑞克开始发号施令，不准他的弟弟回眷舍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父亲被人发现死在军营外面，同时人家告诉艾珈妮：她的父亲因追捕一头野兽才遭此不幸。

父亲绝不会自杀的！艾珈妮知道得很清楚，由于团长的死亡，他们赶在民事法庭之前来了个军事审判。

军医也向外宣称，他早就警告过团长，说他的心脏衰弱，一不小心很可能致命。

事情就这么掩饰过去，只除了弗德瑞克伯父、军医和一位军团的高级官员外，没有人确知事情的真相，当然，还除了——艾珈妮。

“你父亲的暴行对他的家族、军团和国家来说都是一大耻辱。”伯父说：“因此，艾珈妮，在你的一生中永远不可以向别人提起，这点你清楚吗？”

沉寂了一会儿，艾珈妮低声说：“当然，我不会告诉外人的，但如果有一天我结婚了，却应该让我丈夫知道真相。”

“你永远不会结婚！”伯父字句铿锵。

艾珈妮睁大眼睛望着他。

“为什么我永远不会结婚呢？”她问。

“因为，作为你的监护人，我不允许你这么做，”伯父回答：“你必须为你父亲的罪行付出代价，在印度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必须闭紧着嘴巴把它带到坟墓。”

有好一会儿他话中的意义艾珈妮还未能完全了解，接着他又以轻蔑的口吻加上几句：

“再说你根本就没有一点吸引力，不会有任何男人想跟你结婚的，总而言之，就算有哪个男人犯了错误向你求婚，

我也绝不会答应他的。”

艾珈妮吸了一口气，一时不知能说些什么。

有些事是她从没预料到的，也没想到会在她生命中发生。

她才不过十六岁，不会特别专注于某一方面，但在模模糊糊之中，似乎认为有一天自己总会结婚生子的，也许婚后仍能生活在军团中。

她是在军团的庇护下成长的，一向也颇骄傲于军团对父亲的深刻意义，父亲很有领导才能，更因爱护部属而广受爱戴。

往事一幕幕的在脑海中映现，她在那里所经历的种种，那些嘶嘶的马匹、整齐的军阵，以及军队移防时亮晃晃的枪支、载着行李的马车，那些军人太太和家眷，还有总是跟着军队走的一大堆人，他们和军团中的印度兵一样为数颇众。

清晨时分，她总是被昂扬的起床号唤醒，傍晚时营区响起“最后的哨兵”的旋律，在薄暮之中回荡不已，然后又目送着旗帜从旗杆降下。

军团就是她的家，也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，每当她想起那些英武的骑兵手持长枪，枪上旗穗在风中飘扬着，在工作的时候，士兵还边吹着轻快的口哨，就不禁感觉到：父亲的去世，真是带给她椎心的痛苦。

“有一天，”她离开印度时对自己这么说：“我会再回来，和他们在一起。”

而现在伯父告诉她她的未来空无所有，只不过要去伺候他们一家罢了，而且每天免不了要挨十几次骂。

那并不是父亲的罪行，她却要受这样的惩罚，且伯父伯

母也很明显地表示不喜欢她的母亲，只因为她是俄国人。

“你不要向任何人提到你母亲的祖先，”伯父告诫她：“你父亲的婚姻是一次最为不幸的抉择，当时我就大为反对。”

“为什么要反对呢？”艾珈妮问。

“异族通婚从来就不是好事，而且俄国人根本就不算是欧洲人！你父亲该娶个适合的英国小姐做他太太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母亲不适合了？”艾珈妮很生气。

伯父的嘴唇抽紧了。

“你母亲已经死了，我不愿再对她批评什么，只要以后绝口不提她的俄国祖先就好了。”

他的声音变得更为尖锐，继续说：

“现在我们随时会和俄国打仗，这次是在西北边境，即使不开战，他们也会煽动土人暴乱，渗透到我们这边来，间谍更是无孔不入。”

他望着艾珈妮苍白的小脸，一副瞧不起她的神态，语气也更为严厉：

“对具有他们这种有毒素的、奸诈血统的人，我还得让她住在家里白白养她，真是一大羞耻！总之，只要在我监护之下，就得注意永远别再提你母亲的名字！”

起先艾珈妮的遭遇还能招来些怜悯，然而过了一年以后，她就被迫辍学，而且发现自己在伯父家中充其量不过是个做苦工的人，或者也可说是个额外的仆人罢了。

十七岁时，她的堂姐薇儿妮特和黛西，也就是那对孪生姐妹，开始为她们进入社交场合及参加舞会而颇费周章的准备着，于是她就成了她们的女仆、裁缝、秘书、管家和杂务总管。

十八岁时，她只觉得自己整个生命都要虚掷在女仆的事务上了，不再有什么好期望的，只除了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的在一些琐碎的家庭杂务中打滚。

然而，就象是奇迹在云端涌现，伯父即将卸下奥德夏的司令官之职，而被调往香港。

艾珈妮还不大敢相信这个消息，最初她以为他们将留下她而到香港上任，后来又猜想他们不会让她不被监视的，因为她父亲“不名誉”的死亡对身为将军的伯父而言，始终就是一个具有相当威胁性的秘密，他一定害怕她会泄露出去；此外，她母亲的血统，他们也不愿让别人知道，认为那是有失体面的事。

伯父伯母在外人前面，并不否认艾珈妮是他们的侄女，但总是向人宣称她过于羞怯，不喜社交。

“艾珈妮对参加宴会啦，跳舞啦，没有一点儿兴趣。”那是有位朋友建议伯母也该让艾珈妮参加些社交活动时，她听到伯母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当时，她真想叫出来：这不是真的！不是真的！

然而，她知道这么做只会加深他们的愤怒，于事无补，她的地位也丝毫不会有所改善。

但是，至少香港比较接近她所热爱的印度，至少那里阳光耀眼，花儿绽放，鸟儿飞翔，人们会向她友善的微笑。

.....

“如果你那么好心的话，艾珈妮小姐，就麻烦你把三明治带到书房去好了，”普罗斯太太的话打断艾珈妮的思潮：

“餐厅里还有一瓶威士忌，将军说不到宴会完了不要拿出

来，否则客人会把它喝光，你知道，他想自己一个人在书房里好好享用一番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艾珈妮说：“我会带给他的，普罗斯腿上的风湿现在一定很难受，我也不希望看到他再上上下下奔波了。”

“你真是好心，艾珈妮小姐，要是没有你帮忙的话，我还真不知怎么办好这宴席呢！”

那倒是真的，艾珈妮现在变成一个很有经验的厨子了，午餐中大半的菜肴和晚餐的菜式几乎都靠着她一双巧手呢！

“真好，真高兴一切要忙完了！”她大声说着，端起盛三明治的盘子，旁边还用香菜装饰着，十分好看。“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普罗斯太太，我们再一块儿喝杯咖啡。”

“你是该喝一杯的，艾珈妮小姐。”普罗斯太太回答。

艾珈妮离开厨房，沿着走廊到了餐厅。

老普罗斯早把将军那瓶威士忌放在餐桌上了，她把威士忌放在一个银盘里，三明治就搁在旁边，两手端着送去。

大客厅里传来优美的音乐，很显然的里面正在婆婆起舞。宽敞而优雅的客厅朝花园的方向开了一列法国式的长窗，只有严寒的冬天才关上。

但艾珈妮可以想象得到，夏天来时风光是何等的绮丽迷人！从点着煤气灯的客厅到花园中漫步，花香四溢，烦虑尽消，对她来说，就象站在伦敦的最高处一样。

从窗口下望更能见到那一片青翠的山谷，真是景色如画，令人难忘！

其实最使她发生兴趣的，还是在于这座花园是祖父的精心杰作，他是个有名的园艺家，从军中退休后终其余生潜心